

行走

“弯”转多情

史丽娜

真是一个奇迹。

京杭大运河违背了水发于山止于海的规律，还故意犯了个方向性错误，载着1794公里各种方言讲授的故事由南向北娓娓道来。还有想不到的，不是山路却有十八弯的曲折。

京杭大运河的叫法太过正式，像穿了一件正装，不自在。唤一声运河，不必大声，像唤从小玩到大的伴儿。这是家乡几辈人送它的乳名，叫着亲切，听着舒服。它随手一抛，一道白光闪过，便把这座小城划为东西两个区，而后，又巧妙地与周边景致融合成一个小世界。生活便发酵般地开始了。

但，这一声呼唤让230多个“弯”着急了。声音掠过它们，直线向远，一个接一个地弯腰弓背，没时间喘口气来表白自己。从山东四女寺到沧州连锁谢家坝，直线距离只有52公里，大大小小的弯出场却有87次。有人算过，如果把这些弯抻平，就会有一个95公里的谢家坝，巨人般走来。连锁谢家坝在58个大运河世界遗产点中，占一席之地。自然，谢家坝首先是个弯，其次才是坝。是在“弯”坚持不住水流时，“坝”才挺身而出的。

第一次见到谢家坝，正是暮秋，草枯水尽。河床内的黄土咧着嘴，喘着粗气向岸上张望。谢家坝被田野和

村庄簇拥着，生怕一不留神把自己丢掉。我在暮气中遥想两百年前的两个场面，一个是洪水漫出堤坝，百姓死伤、庄稼被毁。一个是糯米船停靠岸边，百姓们纷纷取出自家的锅，在空地上熬制糯米粥，滤出糯米浆，与白灰、黄土混合。一群男人光着脊背喊着号子用木棒夯打地基，汗水滴在糯米浆中，一闪一闪。这画面出现在多个清晨、黄昏和太阳滚滚的中午。“谢家坝为清朝康熙晚期谢宗枋出资所建。”《百年沧桑谢家坝》里的这句话，终于让藏身于民间的谢宗枋走向百姓心中。不禁想到那个“坝”字，谢宗枋应该就是“土”旁的那个“贝”，具有拦截意义的宝贝。谢宗枋构筑的智慧之弯，是凌驾于生命之上的创举。

两千多年了，运河两岸的人把日子从千篇一律的模子里倒出来，又装上船，飘飘荡荡沿着运河上路。从南而北，又北而南，弯里来，弯里去，曲中求直，打磨、融合，无非是为了重塑一个生活的新模子。

吴桥是运河进入沧州的第一个弯，身体力行，以“锣鼓”开场，让生活有仪式感，大人孩子都是主角。孩子用拇指拖着油瓶醋瓶走；行人在雨天鼻尖顶着雨伞走；小姑娘把碗在头顶旋成花朵；空中是飞人的主场。历史上飞向世界各地的孙福友、史德

俊、王汝利及当下的“鬼手”王宝和们，组成了一个沧州杂技艺术之弯。有人说：世界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涌来。没错，2006年，被国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吴桥杂技，就是“杂技”敞开的通向世界各国的大门。把高蹈的过去时持续保持为正在进行时和将来时，并时时以倒叙的手法，让沧州人的幸福感和自豪感复苏。

弯，让沧州人有太多话要说。中心城区东南的大运河公园，标准的希腊字母Ω弯，一个打捞历史、储存记忆的绝佳地段。“决了红孩口，水在城上走。”眼神不会拐弯，记忆却会。那个血盆大口含情脉脉地望着“三弯抵一闸”的实证，也是“水无所泄，浸民庐及熟田数万顷”的元凶。如今的红孩口早已改变了表情，舒展，惬意。血盆大口含情脉脉地望着——席草坪，幸福弥漫着，像文章中从不出声却持续不断的逗号。风筝的翅膀在这儿被加长，飞向空中的鱼，僭越了自己的生长地，把无翅的翱翔在空中进行到底；刚学会奔跑的孩子，与春天合谋，跃跃欲试地吐出大地的想法。一个重量级的网红打卡地诞生了。Ω也长出了一对翅膀，确切地说是摇身变成一个锦囊，被两侧的一对翅膀衔起，等待命令，随时起飞。

215公里，是大运河对沧州的恋恋不舍。长了点，把大运河的八分之

一委身于沧州，必有它贪恋的原因。我并非一个土著的沧州人。当我从家乡唐山那场惊心动魄的灾难中爬出来，废墟中支离破碎的记忆形成的波涛很快与运河的波涛叠加。对这座不自恋、也不会撒娇的城市，从陌生到熟悉经过了长久的磨合，唯独忘不

掉它充满江湖气、侠义气和智慧的名字。而那些弯，又为它恰到好处地增添了几分矜持。中心城区解放东路南，一个意味深长的弯拐过，江南的旖旎风光便扑面而来。南川楼，这座始建于明朝嘉靖初期、葬身于战火的长芦盐运司官方建筑，深知历史不怀疑、不抛弃的秉性，一心一意地为大运河怀中的一个居民区代言。它以名字代替时间眺望明清和现代的时光穿越般交错而来。似乎，大运河上，依旧帆影林立，两岸叫买叫卖声时时停下来，目的是深吸一口咸湿的空气，然后借着这咸湿的力量，声音再次此起彼伏。

还有朗吟楼，只是怎么算它都有来历不明的嫌疑。建于何时、毁于何时，无从查找，可却被人记挂至今。说它有趣，是因一个传说，吕洞宾痛饮沧酒，“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的诗句为朗吟楼留下了传世的盛名。不必追究它的出处，它在沧州历史上的确存在过、被人惦记着，足矣！清风楼又何尝不是这样！相传最初建于晋永康年间的清风楼，早已与历史一起被安慰了很久。但元萨天锡元统录囚至沧州所题：“晋代繁华地，如今有此楼。暮云连海岱，明月满沧州。”的诗句，足以让我们欣慰很多年。如今，南川楼、朗吟楼、清风楼以千尺之距在运河两岸翘首而望，气沉丹田的神韵以他们的偶然预设了沧州繁华的必然。

夜色安详，被各色霓虹灯宠溺的三楼，与运河相拥而寐，金色以傲娇的帝王色守护着时间老人留下的这笔财富。这座小城也因了大运河的福祉正在悄悄变化。商场林立在运河两岸。火车、高铁与大运河平行的模式继续南来北往，生活一如既往。这座

小城不一定成为某个剧本的主角，但绝不影响有心之人成为某一行业的主角。这是纪晓岚、张之洞、王蒙、蒋子龙等一大批运河人的现身说法。

运河在兴济深深一躬，这是告别的方式，它要带些礼物一路北上了。

闻着香味先来品兴济的羊肠汤，都说这羊肠汤牛气冲天。要想明天早晨吃，必须提前一天预约，还不一定能约上。看一眼，口水就能流出。热气腾腾的大锅里，滚着肥白的羊汤，抓一把小肠、血肠，麻利地切成寸断，放入锅中，手要麻利，迅速拿出，再放入碗里，一勺热汤浇下去，盐、味精、香菜、辣椒，再来点原汤，热辣香浓，红白相间。品味儿，解馋，上瘾。小餐也可饕餮呀。喝完羊肠汤，如果油腻，走，去司马庄。那里是蔬菜的王国，“福田玉枝”“香蕉西葫”“玉笋萝卜”“板栗青南瓜”，没听说过吧！“人无我有，人有我新”，这是庄主多少年“冒险”得来的经验。“特”字当头，小富即安对司马庄来说，早已过时，司马庄只把自己送到未来，绝不放回原处。还有青县的红木家具，它们有穿越明清盛世的功能。这些来自走街串巷收旧家具的创意，不仅用料考究、雕刻精致，最主要的全部采用榫卯结构。

红色、绿色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颜色。它们从沧州的运河弯里出发，一起北上。皇城根的金色虽炫目，但太过单调。它们有过约定：生命之初，已深知彼此的存在和意义。

在沧州运河的最后一个弯里，回头时，我看见了真正的繁华，是大运河文化重生与蜕变。货已装船，帆扬起来了，迎风而动。

我挥手，是送别，更是迎来。



▲吴桥码头 王少华 摄

读城

小第九

张连杰

我老家在吴桥县于集镇张庄，离桑园较远。直到7岁，才与桑园、与古老的大运河相遇。那年，由于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到县城西一个叫小第九的村庄。小第九村西面是运河，往东跨过铁路，就是桑园县城。

当时，童蒙未开，不知那就是京杭大运河，不了解大运河的历史，更谈不上大运河文化。只是每天偷偷溜出家门，爬上高高的河堤，面对那川流不息、奔涌激进的河水，内心里生出的是满满的惊奇、仰慕和赞叹。

1977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沧州日报社，后调回吴桥县政府工作。十几年间走遍全县20多个乡镇，我才真正从历史和文化层面上，逐步认识京杭大运河，才知道京杭大运河开凿于春秋，完成于隋，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疏通于明清，距今已24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人工运河；才知道京杭大运河囊括了中国若干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因素，在推动和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上，有多么辉煌的成就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才知道在我的家乡流经几千年的京杭大运河，为吴桥哺育出享誉全世界的民间杂技艺术，创造出杂技之乡独特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和传统习俗，形成了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杂技之乡”；才知道我曾经居住过的小第九村，也是因邻大运河而生，因生在大运河边的杂技之乡而兴。

历朝历代，为了社会的稳定，都注重在运河沿途重要之地屯兵驻军。到了明朝更加重视。从明初洪武时开始，在运河流域实行军屯，并设卫、所进行管理。从当时的建制看，德州已成为南北要冲，设为德州卫。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六年宣布迁都北平后，首先派遣军队开凿应天至北平的漕运，并在德州正卫以外，又建立了德州左卫。建文帝，又在德州以北设左所十屯，右所十屯，小第九就是这个时期，和吴桥县城内的罗屯、第四、第六、第八、小第八、大第九等形成的军屯村。德州卫所实行军屯民屯相结合，至清末历经了500多年历史。实行军屯民屯的村，除了护理大运河河道外，还承担漕运、军事等任

务。

众所周知，吴桥是著名的杂技之乡。一方面，杂技历史悠久。据吴桥出土文物资料考证，吴桥杂技发源于汉魏时代，直至明清和近现代；另一方面，吴桥杂技艺术同农民的生产生活相联系，村村有杂技，人人会一手，在民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小第九村所在的镇政府所在地桑园镇，也和其他乡镇一样，杂技艺人和团班众多，杂技人才辈出，是吴桥有名的“杂技窝”。

据传说，明永乐皇帝朱棣曾在吴桥征召杂技马戏艺人，训练和屯驻兵马。穿过历史的时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小第九村和桑园区域的其他军屯民屯的地方一样，既是屯兵驻军之所，又是商旅船夫汇聚之处，更是移民生产生活 and 杂技民俗文化兴盛的村庄。军事、漕运、农事、商贸、民俗，相融相合，大运河文化与杂技文化水乳交融，成为小第九这些军屯村的生活整体。

1989年，我被调到县政府分管文化工作。渐渐有了建设吴桥杂技大世界想法。1990年，县委政府正式作出决定建设吴桥杂技大世界，并成立了由我参加的领导小组，负责主持策划和建设杂技大世界。

我首先想到的是西接大运河、东靠105国道的小第九村。村内不仅有上世纪50年代废弃的发电厂近百亩遗址，还有丰富的杂技民俗文化资源，可供旅游策划和创新。县委、县政府召开的会议上，一致赞成，顺利通过和决定了这个选址。接下来，按照大运河文化和杂技民俗文化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征集专家和杂技艺人的意见，几易其稿，形成了大运河畔吴桥杂技大世界的策划建设方案。工程从1990年4月破土动工，到1993年11月完成一期工程并对外开放。

一期工程中主要是吴桥杂技艺术的历史发展和传播。有江湖文化城、杂技宫和魔术宫等大型实景演出景点。特别是江湖文化城，讲的就是大运河对吴桥杂技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所起的重大作用。大运河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途经浙江、江

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等多个文化名城。明清时期，吴桥杂技艺人通过大运河的水上交通，到大运河流经的各地演出。吴桥杂技艺人几百年来传唱的锣鼓歌词：“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运河两岸度春秋。”就印证了这一点。江湖文化城演绎的就是吴桥杂技艺人组团成班，沿着大运河走出家乡，到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南京“夫子庙”等地撂地卖艺谋生的真实情景。

大运河流经吴桥成就了杂技，吴桥杂技也丰富了大运河文化内涵。

按照策划的方案，小第九大运河文化村，以明清军屯民屯史实为主线，融合吴桥杂技马戏、动物巡演、民间武术等文化特色，再现明初古运河畔杂技之乡军屯、军演、漕运、农耕、商业民俗文化活动的场景和历史情景故事。策划了辕门兵营、将帅府邸、将军大帐、演兵校场、跑马场、比武场、观礼台、点将台、烽火台等军事设施；策划了大运河文化情景剧演艺场；策划了饭店、客栈、货柜、当铺和竹编、铁匠、木匠、石刻、扎纸等民间传统工艺为特色的商业街道；策划了大运河文化村夯土墙、大门，庙宇书院、府第宅院、运河码头；策划了渡船码头，船夫拉船队，运兵船，情景剧演出船；策划了引运河水建设水草沼泽湿地，放养鱼鳖虾蟹，提供撒网、钓竿、渔叉、篱罩等明代古老猎鱼工具等。

小第九内策划了大型明代演兵情景剧《运河点兵》。军事与杂技、魔术、民俗和人物故事结合，有故事情节，有宏大场面，又有文化审美趣味。反映大运河畔吴桥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历史。实行军营、村户、馆舍、商铺个体定制，河、渠、路、田、湾统一整合；畜、禽、兽全面利用；军事、漕运、生产、生活、民俗、社会活动整体策划，一处一色、一院一景，形成“小第九 大运河”的杂技旅游品牌。但是，吴桥杂技大世界一期项目建成并对外开放后，后续有关大运河小第九大运河文化村，由于种种原因没再继续进行。至今想来还觉得是个遗憾。

不过，今天的吴桥在杂技大世界景区的基础上，又投资建设了吴桥杂技大剧院、云臻大酒店和大运河文化公园，为大运河畔的小第九村涂抹了一道亮丽的文化色彩，谱写了吴桥杂技之乡新篇章。



►富贵长春（国画）老玉 作

温故

祸起獾狐的水灾

白世国

1948年，夏秋之际发生的事情，冯家口镇博古刘村的肖仁恩、刘树昌等人记得格外清楚，时隔73年，依然清晰如昨。

7月28日早晨，乡亲们如往常一样下地劳作。肖仁恩刚到学校，老师匆匆赶来，急切地招集学生：运河开口子了，赶紧回家找大人。

河堤距村子不到一公里，对着钱庄那段堤岸半腰上，像被人掏了个大门口，浑浊的河水奔涌而出，哗哗作响，水头裹挟着泥土气势汹汹地向庄稼地里灌。许多青壮年在堵决口，铲土的，拿麻袋的、背柳筐的、推小车的，但投下去的泥土袋子立马被水冲走了。陈辛庄人把一辆大车投进水，也没能阻挡水流。堤坝不断坍塌，水门越冲越大。

上午10点多，临近李皇亲村的铁路路基被水冲开百十米宽的口子，积水倾泻而下，博古刘村的水位缓缓下降。村东地势高，有些院落刚进水，幸免于难。

大水来临，各村表现不一。邱庄子等村庄男女老少拆门板、扒檩条、砍树、掘土，抢救护庄堰，村庄得以保全。西林子村地势高，人们心存侥幸，错过最佳筑堰时机，许多人家房子倒塌，财产尽失。

大水向东南方向流淌，淹了博古干、于庄子等39个村庄，在狼儿口汇入大狼淀。水到之处，房屋倒塌，庄稼绝产。单是博古于村3000亩粮田被淹。高粱仅露着穗子。有个村民仗仗水性好，凫水去割高粱穗，溺亡于水坑中。媳妇、孩子哭得撕心裂肺。有个孩子在水灾中临世，取名水生。

那段日子，经常下雨。河堤上的灾民用木棍、麦秸、苇席搭建窝棚。漫漫长夜，四周漆黑一片。窝

棚漏水，滴答不停，还有蚊虫叮咬。老人哀叹，孩子哭闹，猫头鹰叫，叫得瘆人。大家还要忍受饥饿的煎熬，有的生嚼粮食粒。活人遭罪，死人也不安稳，不少坟茔被冲毁，棺材、尸体被冲得到处跑。有只比筐箩还要大的乌龟，停留在博古刘村20多天。

博古刘这一带属南皮县三区，上级来人组织村民封堵决口，刘夫青等地运载抢险物资的大车络绎不绝，顺河堤而来。决口长48丈。汛期来临，水势浩大。打下木桩，投下成捆的树枝、高粱秫秸，转瞬就被水冲走了。

人们去捷地请来水兽，水兽是水下本领高强、善于抢险治水的人。在水兽的协助下决口越堵越小，但无论人们怎么努力，依然有十多丈不能合拢。水兽指挥人们撑来一艘大船，沉下铁锚泊在水门，船上平放檩条木架，木架上堆秫秸把子，堆成大垛，垛上再压泥土，把船压沉在决口，但船下依然水流湍疾。过了段日子，水势减缓才全部封堵上。

水退下去，地上积了一层河沙。无论怎样，生活还要继续。人们抢种小麦，重建家园。入冬时，搬进潮气未散的土屋。

第二年枯水期，人们把封堵决口的木桩、秫秸把子、大船全部清理出来，重新夯筑堤坝。至此，这次决堤抢险才算结束。

这次水灾祸起獾狐。獾是一种小型动物，喜群居，在河堤、荒丘的向阳处筑窝，内部有水桶缸，长达十多米，有多个出口。因獾狐洞穴相互串联造成河水渗漏、管涌，封堵不及时，引发溃堤、决口。教训不谓不深刻。

汉诗

写给运河（组诗）

宋 平

感受运河

早练人的一声吆喝

就喊出了运河

深深的岁月

河水混沌模糊

波光找不到抒情方向

涟漪里寻不见历史的风烟

从灵魂里飞出的事物

让美逐渐清晰

沉默的石头不会说话

死去的还会复活

比如，清风楼，南川楼，朗吟楼

不是虚构，汨汨流淌的河水

百狮园，一百零一头狮子的欢乐

白色的水鸟翻飞

这运河的景色一直都在

水鸟为什么两千年

一直没有飞走

我愿意成为任意冲刷的一块石头

时刻感受河水的隐痛和欢笑

这温柔之水，我爱

运河绿色

秋日，运河岸边的草

一如既往绿着

水更湛蓝，更清澈

阳光下，空气中

散发的清香

那么温暖安详

一个古城的梦想

早已超越了现实的修辞

在秋末开着鲜艳的花

多彩多姿的木植

河流转弯处更深的绿色

散步的男人女人，游玩的孩子们

像缓缓打开的一幅水墨画

一个时代的创意

把古运河变成年轻的河流

河水追逐着绿色向远处延伸

视觉的触角

已远离隋朝的真实

镌刻着古今和秀美的一草一叶

影影绰绰，生生不息

流光溢彩的马蹄声，顺着河岸

阳光沐浴下的绿色时空

激情奔跑，向深处……

写给运河

大运河的流水是无声的

两千年的根脉无形中延伸

从北京到杭州

三千多里云和月

无数新的，鲜活的生命

长满了偌大的时空

运河弯弯，像弯弯的月亮

河水的皱褶里有历史的繁荣

沉默漩涡，目睹了从春到秋的全程

水鸟飞行的轨迹像抛物的曲线

高低错落的楼宇汇集起一座座城

千万棵知秋多彩的树

是河水献上生命的结晶

历经风雨的河流不惧寒冬冰雪

只因她背负着永恒的使命

让每一滴水都成为战士

滋润着两岸的人们繁衍息

托举起几千年的烟火升腾

大运河是辽阔而宁静的

水下却潜藏着涌动的生命

是的，这是写给大运河的文字

也写给和大运河一样的人

去百狮园

黄昏是美好的

去百狮园

亲近神态各异的狮子

那是个美丽的地方

这里曾是远古渡口

是运河的转弯处，然后向南

远处是朴素的堤岸

草绿花红，蓄满了更深绿意

天，原本是空的

有了黄昏缓缓沉落的夕阳

便有了霞光满天的灿烂

头顶的天很蓝，蓝得辽阔悠远

一朵云的洁白在湛蓝里孤单

城市喧嚣，人群和百狮园静下来

远处黄昏向晚，整条河流

和城市逼近夜色沦陷

我接近栏杆，靠近水的边缘

一条鱼跳进了我眼眸

搅起蔽日的黄昏

梧桐树摇曳，海棠花微笑

倒影处，微风起

河水暖暖亲吻着我